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5.016

■ 语言研究

论《说文广义》的虚词研究^①

彭巧燕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8)

摘 要:王夫之在《说文广义》中提出语助皆有所本,揭示了虚词由实词演变而来;所用术语初步体现出虚词次范畴的分类意识;考释虚词重视书证;论及汉语虚词的兼类现象,对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进行了详细阐释;对同类虚词重在比较,探讨声气运用的差异,与古汉语虚词研究成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学界关注。

关键词:《说文广义》;虚词;演变;分类;书证;声气特征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098-07

On the Function Words of *Shuo Wen Guang Yi*

PENG Qiao-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Wang Fuzhi suggests in *Shuo Wen Guang Yi* that modal particles all have their roots, and function words come from notional words; the terms he has used preliminarily illustrate his classification awareness of function words' sub-category; h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documentary evidence when explaining function words; he discusses about the function words that hold two or more classes, and portrays the different usages of the same function word in detail; he attache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arison of function words of the same kind, and talks about the differe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one, which has the same effect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function words, and is worthy to be followed with interest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 *Shuo Wen Guang Yi*; function words; evolution; the categories of function words;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 words

《说文广义》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仅有的一部文字学专著,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清儒研究《说文解字》的开山之作。该书以《说文解字》所收之字为研究范围,说解的虚词达 80 多个,在论述虚词的意义、来源和演变、虚词的分类和用法以及声气特征等方面深入浅出、通俗简明、见解独到,值得关注。但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鲜有提及,有失公允。本文拟归纳《说文广义》中虚词训释特点,并与古汉语虚词研究成果试作比较,以求客观评价王夫之在虚词研究方面的成绩和不足。

一 古汉语虚词研究与《说文广义》虚词探讨

古汉语虚词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但总体来说,直到唐宋时期仍是汉语虚词零散探

① 收稿日期:2013-09-1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1YBA040);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3A006)

作者简介:彭巧燕(1970-),女,湖南祁东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研究。

讨的阶段^[1]。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探讨虚词所表示的语气、声情、意态、关联等作用的著作。全书共研究了66组129个虚词^[2]。元明以后,虚词研究未见显著成绩。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经学、实学的代表人物,将自己在文字考证、训诂方面的见解梳理总结,写成《说文广义》,目的是为补充和修正《说文解字》的不足和缺漏。该书为清代说文研究专书之始,是继《语助》之后相对集中论述虚词的一本说文学专著。其成书时间早,与后来出现的段玉裁、刘淇、袁仁林等大家的虚词研究成果比较,研究范围、相关术语及诸多观点都有相通之处,在清代说文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说文广义》共解说虚词85条,加上各条解说里又涉及的相关虚词100余个,全书说解的虚词数量达190个。有40多条、近90个虚词在《语助》中已有阐述,但其解说的“止、与、夫、亏、莫、特、如、未、尝、相、若、但、斯、诸、宁、已、只、独、勿、奚、岂、胡、一、寧、已、爰、聊且、盍、曾、虽、厥、其、每”等近40条虚词及其涉及到的80多个虚词的用法和来源则是《语助》中未曾论及的。其后的清代虚词专著《虚字说》正文收词143个,分列为51条。很多条目分列和多数虚词的说解与王夫之有惊人的相似。如:“乎、与、耶、哉、矣、已、焉、也、尔、耳、诸、何、胡、奚、曷、乌、焉、安、宁、乎、与、耶、第、但、独、特”等^[3]。总体说来,《说文广义》论述的虚词数量、范围与往哲先贤相比都有所增广,在阐释上体现出自身特色。

二 《说文广义》虚词阐释特色

(一) 论实词虚化:揭示“语助皆有所本”,虚词皆由实词本义“借”来

语词的实义虚化是汉语虚词形成体系的主要途径。虚义和原来的实义常有映照相契之处,清代学者如刘淇、袁仁林、段玉裁、王引之等,对虚词的诠释采用“溯源”的方法,显示出对汉语虚词这一语法现象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把握^[4]。这一点恰是王夫之《说文广义》的突出特色。

以往训诂学者提及虚词,大都只解释词的意思,起什么作用,不太注意虚词与原来的实词词义有什么联系。与之不同的是,王夫之探讨了虚词与原来的实词词义的联系,对实词虚化现象追本溯源,为我们描绘出了虚词的演变轨迹。他认为:“语助皆有所本,如‘之’为出生而往之义,‘其’为有定基可指之类,皆有义存焉。”(发例,五六)。在解说虚词时,始终扣住本义解说虚词,以本义为基点,追寻虚词意义产生的根源,揭示虚词由实而虚的演化过程。

在揭示实词向虚词转化时,王夫之常用到“借”这个术语。他所谓的“借”,是广义的假借,含有引申和通假两种情况。如:

(1)尝:口吮以知其味也,从尚从甘。尚,庶几也,庶几知其甘也。既尝之,则习知其味,故借为已试之辞。(卷二,一六七。)

(2)其:说文但有“箕”字。“其”即“箕”也……二字本无“旗”音,借为语助词者,宜用“兀”字。后人以其字字形貌美而借之,读之亦但当音“箕”。(卷一,七〇)

例(1)的“借”实质上是指词义的引申;例(2)的“借”则指通假。

王夫之常用两种格式将词义的变化、实词虚化的道路展示得明白清楚。

一是先说明由本义引申出新义,再说明词义理据,格式为“x,本训x。借为x者,以xx”。如:

(3)乌:本孝鸟之名,而借作“乌呼”叹词,以鸟鸣有似悲欢也。(卷一,八二)

二是先说明本义,接着说明词义理据,再说明虚词意义,格式为“x,本训x。xxx,故借为x。”如:

(4)若:本训择菜也,一曰杜若,芳草。择则各从其类,故借为分类之辞,曰若某若某。(卷二,二六四)

从王夫之勾勒的路线,我们可以得出实词虚化的道路主要为两条:由实字引申而虚化,由实字假借而虚化^[5]。

关于词义引申和实词虚化问题研究,学界认为,是段玉裁开创了系统研究汉字本义及其引申义的新方法:以汉字的形体为依据,探求字的本义;以字的本义为核心,推求词义的引申线索,重建每一个词语的词义系统。段氏首次揭示了虚实转移引申规律,“使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发展到了深入探求词

义本身的内容特性和内在规律的新阶段,使《说文》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走上了科学语言学的道路。”^[6]

其实,在段玉裁之前,王夫之对词义引申尤其是虚实引申也有着明确的认识,对实词虚化的揭示同样体现出真知灼见。论举《说文》所释字的本义,并解说其引申义和假借义,是王夫之始终遵循的主线。在对话助词的注解中同样贯穿了这一宗旨。这应该是《说文广义》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7]。梅季极力推崇王船山的虚字说。他评价道,船山先生300年前业已注意虚词产生演变之规律,得出文言虚字(词)是由实字(词)引申虚化、向实字(词)假借、与其它虚字(词)通用、直接创造等四种方法产生演变的结论,不能不说是语法史上一位功臣^[8]。廖以厚、黄建荣也认为,《广义》释虚字字义的特色之一便是注重分析虚字由实义变虚义的演变过程,该书涉及的虚字约有80多个,较为集中地解说了虚字字义及用法,在古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5]。

(二)《说文广义》虚词训释使用术语多,分类细,显示出虚词分类的萌芽

传统语文学家用“词”、“辞”、“语助”、“声”等术语表示虚词^[9]。王夫之沿用了前辈们的术语,在训释过程中多用“语助词”、“助语词”、“辞”、“词”等说法表示虚词。资料表明,对于虚词的类别进行细分的首推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其类凡三十,曰重言、曰省文、曰助语、曰断辞、曰疑辞、曰咏叹辞、曰急辞、曰缓辞、曰发语辞、曰语已辞、曰设辞、曰别异之辞、曰断事之辞、曰或然之辞、曰原起之辞、曰终竟之辞、曰顿挫之辞、曰承上、曰转下、曰语辞、曰通用、曰专辞、曰仅辞、曰叹辞、曰几辞、曰极辞、曰总括之辞、曰方言、曰倒文、曰实字虚用。”这表明虚词研究在当时已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4]。

其实,在刘淇之前,《说文广义》已按照语助词的作用,使用了大量术语揭示虚词的用法和差异,将之细分为“发端之辞、语起词、语已词、疑辞、已然之词、止竟之词、转语之助辞、动转词、转语辞、继事之词、且然之辞、遂事之辞、假令之辞、分类之辞、仅有之词、揣词、遽然之词、已试之辞、极至之辞、禁止之辞、歎词、所在之语助者、所因而起之辞、代人任事之辞、分类历言之辞、自称之词、诘词、疑然不定之辞、称人之辞、众辞”等30多类,揭示了语助词的不同用法和功能,初步区分了虚词的不同小类,与现代虚词次范畴分类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体现出王夫之强烈的虚词分类的自觉意识。

1. 助词类

王夫之在《说文广义》中以“语助词”或“助语词”称之。他按照语助词在句中分布的位置分为“想象发端之词/发端之辞、语起词、语已词/语止之词/语终之辞、疑辞”等,这类语助词或者起结构助词的作用,或者表达不同的语气,而“已然之词”、“止竟之词”则带有动态助词的特点,助语词一般无意义,纯为舒缓语气。例如:

(5)夫:本训丈夫也,……为语助词,……或紬绎上文,或发端立义,皆以概事理而言。(卷一,八〇)

(6)惟:本训凡思也,言举其大凡而思之也,故为语起词。(卷一,一四一)

(7)只:语已词。……语竟而无咏叹之意,则以“只”字终之,如“母也天只”是已。以其为语止之词,故借为但此无它之义,今俗用之。(卷二,一六三)

(8)些:从此从二。此有止义,故为语终之辞,与“只”略同。(卷二,一六五)

(9)已:……转为语助辞,亦止词也,决其止于是而无复它也。(卷二,二一一)

(10)焉:……借为语助词者有三:句末之焉,结上文而有不尽之音;句中之焉,就指所言而迟回言之;句首之焉,与“岂、何”通为诘问之词……(卷一,八三)

(11)哉:……居文句之间,为语助也。其声激扬,故为惊叹之词:以之赞叹,惊其甚也;以为不然之词,惊其不尔而诘问之也;以为危词,惊其异也;以为伤悼之词,惊其惨也。(卷二,二九三)

(12)與:……與字发为以诸切,疑辞也。其辞缓于“乎”,急于“邪”。……又为叹美词者,则又因疑辞而成叹美,欲加以美名而不敢决,故且疑且信以言之。(卷一,七八)

(13)矣:为语助辞……矣者,已然之词,犹今方言之称“了”,急词也。(卷二,一六八)

(14)了:……借为“止竟”之词,谓不复能行也。(卷二,二四八)

(15)爰:……借为助语词,与于、曰通用。爰、于、曰,音相近,皆舒气之词,不必有义。(卷二,二四九)

2. 连词类

王夫之释为“转语之助辞、动转词、转语辞(表转折或假设)、继事之词、且然之辞、遂事之辞(表承接)、假令之辞(表假设)、分类之辞(表列举、比较)、仅有之词(表范围)”。例如:

(16)虽:……借为转语辞……故事理之固如此而抑不可执者,以“虽”转之,与乌、焉、能、然,类皆借物以起意。(卷二,二一三)

(17)如:……又借为起语词,与“若”通用,所以类物而概言之,各随其类以相从也。又为假令之辞者,若有若无,而虚拟之,或似彼则将如何也。(卷二,二二〇)

(18)独:……借为语转辞,与但、惟、特通用,谓他皆不尔,唯此一义孤异也。(卷二,二四五)

(19)则:……转借为语助辞,以法则有一定之用,故为既然而必然不爽之词。若《孟子》“则之野”,乃继事之词,虽无必然之意,而亦承既然者言之。(卷一,一二〇)

(20)将:……若借为且然之辞,意则迂曲,谓意之所欲,势之所会,已先立制事之本,而可成乎必然,若将审胜败之机,可先定其局势也。(卷三,三二四)

(21)若:……故借为分类之辞,曰若某若某。……为转语词,曰“若使”、“若能”、“若夫”之类者,择於彼而不然,别为一类之意。(卷二,二六四)

(22)乃:……其为语助之用不一:前已云然,而又有别说,难以一端执也曰“乃”……后遂已然曰“乃”,虽为遂事之词,非其直遂而行之者也,则亦难言之也……(卷二,二三六)

(23)但:……又为转语词者,言大略不然,独有一说仅存,当别论也。(卷一,八九)

(24)亦:本与“掖”通,象人两掖。……借为语助词,与“又”意近。又,手也,亦,臂也,皆为然而此復然之词……(卷三,三八二)

3. 副词类

王夫之释为“揣词(相当于语气副词,表揣测)、遽然之词(相当于情态副词)、已试之辞(相当于时间副词)、极至之辞(相当于程度副词)、禁止之辞(相当于否定副词)”。例如:

(25)莫:……转为揣词,曰“莫有”、“莫是”云者,莫夜无所见,疑其然耳。……(卷二,二七八)

(26)顿:借为遽然之词者,与“顷”同意。……(卷三,三七二)

(27)尝:……既尝之,则习知其味,故借为已试之辞。(卷二,一六七)

(28)厥:……故借为极至之辞。方书“厥阴”,至阴也;“寒厥”、“热厥”,寒、热极也。……(卷二,二四二)

(29)勿:……其借为禁止之辞,与毋、弗相通者,以勿趣民就役,麾使不得纵逸,有禁令之意。(卷三,三六一)

4. 介词类

王夫之释为“指所在之语助者(引出地点)”、“代人任事之辞”(相当于“替”,引出对象)、“所因而起之辞(相当于“为了”,表原因目的)。例如:

(30)于:……其以“于”为指所在之语助者,知其所在则心舒而言畅,故“于某日”、“于某地”皆言“于”。於,亦叹词,而亦为指所在之词……(卷一,七九)

(31)为:……转为代人任事之辞……又为所因而起之辞,缘其所作之初意也。(卷二,二五〇)

(32)自:本训鼻也,象鼻形。……通为从此达彼之词,转为所因之意者,事物皆由己出,己

者,万事万物之因也。(卷三,三一—)

5. 代词类

古人根据意义的标准把代词归入虚词类。王夫之释为“自称之词、诘词(相当于疑问代词)、疑然不定之辞、称人之辞、众辞、分类历言之辞(相当于不定指代词)”。例如:

(33)余:……自楚词始以为自称之词……。(卷三,三六五)

(34)己:……借为自称之词者,己为中宫,彼在外,己在中也,有反循诸身之意。……(卷二,二一二)

(35)予:……借为自称之辞,与吾、我通。予者,推之自己、繇己及人之意,对人而言也。若不对人而自称,则但称吾、我。(卷二,二二八)

(36)者:见在之词也。或即事而指之,以绎其义,或上已言而复指绎之,以尽其旨;……又为称人之辞,即其人之名实、职司与其德而言之,如仁者……之类是也。(卷三,三一—)

(37)奚:……借为何也、岂也者,奚,贱者也,其行不可任,其言不可听,其人不足纪,故从而诘之。奚,诘词也。(卷三,三六三)

(38)或:……为疑然不定之辞,疆域之事,一彼一此,犹“场”以迁易为义,无定属也。又人之不称姓字者称“或”,贱词也。(卷一,一二二)

(39)诸:借为众辞……(卷一,一〇三)

(40)每:……故借为分类历言之辞。(卷三,三七四)

6. 叹词类

王夫之以“叹词、惊叹之词、怪叹之声”称之。例如:

(41)乌:……借作“乌呼”叹词,以鸟鸣有似悲欢也。……(卷一,八二)

(42)恶:……心恶其然而惊拒之,故又为怪叹之声。(卷一,一四九)

綜上看出,王夫之对虚词的阐释体现出了虚词分类的萌芽,为后人继续探究虚词的分类问题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成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只肯定刘淇而完全忽视了王夫之。当然,与《助字辨略》相较而言,《说文广义》只是就字论字,没有将虚字分门别类,系统归纳。加之《说文广义》一直湮没无闻,他的虚字分类观点在语言学史上毫无影响。

(三)重视书证的运用

清人虚词研究成果克服了以往《助语辞》不重书证的弊病,《虚字说》、《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等对书证广收博积,大量征引,虚词說解证据充足,考释精严^[4]。王夫之熟读经书,博闻强识,在《说文广义》中对虚词的阐释引用了《诗经》、《春秋传》、《礼记》、《尚书》、《汉书》、《论语》、《孟子》、《庄子》等大量经、史、诸子百家中的例证。如论述“于嗟、吁嗟、於、于、呜呼”等虚词用法时,征引了《召南》、《春秋》、《诗经》的语例来说解其中的差别。

亏:气之舒也。……本“于嗟”字,今俗作“吁嗟”字,而读《召南》“于嗟乎鸩虞”作况于切,非也。吁,敬辞,非叹辞。其以“于”为指所在之语助者,知其所在则心舒而言畅,故“于某日”、“于某地”皆言“于”。於,亦叹词,而亦为指所在之词。其义正同,而用之微别:固然在彼曰“于”,如《春秋》“盟于蔑”是也;用意经度、安措挹取於彼曰“於”,如“志於道”、“興於《诗》”之类是也。既指所在,而又推言之,如“于是”、“於焉”之类,则于、於通用。(卷一,七九)

乌:本孝鸟之名,而借作“乌呼”叹词,以鸟鸣有似悲欢也。……《诗》“於戲”即“乌呼”,“於”字从篆,“戲”字借也。其“於”字借作语助,与“于”通用者,“于嗟”、“乌呼”皆舒气声,故通借为指所在之词,“於”急而“于”缓,必於是称“於”,固于是称“于”,为微别耳。……(卷一,八二)

值得肯定的是,王夫之虚词训释重视书证,保存了大量资料,为我们继续研究虚词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四)对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阐述详实,论及词法中的兼类现象

实词被借为语助词后,其功能、用法也体现出差异性,王夫之对词的兼类现象进行了详尽阐述。试举两例加以说明。

(43)且:有子余、千也二切,皆训薦也。陈几于地上以薦享也。今借为语助辞、音千也切者,则训暂也,又转语,又想象之词。薦者不知神享与否,且姑薦之,暂将诚敬耳,故为暂也。其为转语者,上语既然,而又有进焉,亦前姑且如此说之意,以“且”字结上文,而后更进一说也。其为想象发端之词者,如薦之求神于冥漠,遥为想象也。音子余切者,为咏叹之词,亦想象有余之意。(卷一,七八)

且,原为动词,“薦”进献,祭献,借为副词,暂且、姑且;又作转语(连词),又或表递进更进一层;还可作为发端之词,用于句首(助词);还可以作为语气助词,表示咏叹说明某事物的极端的、假设的或不可能有的情况或事例。

(44)而:本训颊毛也;又为鱼项背鬣。口辅动则颊毛张,鱼之动也以鬣,故借为语助辞、动转辞也。语有转折,则系之以而,犹鱼欲回旋而鬣动也;或为加进之辞,犹鱼欲进前而鬣动也。若诗言“乎而”,则疑其未然而固然,亦转词也。其用为“尔、汝”之称者,则音与“尔、汝”相近,方言清浊不同,故随借一字行之。(卷一,六九)

而:本为名词,颊毛;借为动转词/转词,表示转折、递进;因与“尔、汝”音近,还可作代词。

(五)注重比较和分析同义虚词,揭示虚词的声气特征

王夫之认为,同一类语助词,用法也不一样。他说:“……同为语助,而用之也殊,此初学所必当通晓者,辄为发明助语成文之理。然此亦必自喻于心,则正用逆用,或增或减,无施而不可。知者不待释而晓,不知者不待释而逾增其疑,殆聊以尽释者之惓惓尔。”(发例,五六)基于此观点,王夫之对用法接近的虚词,重在比较,说明虚词的不同用法,把握虚词的意义,从而让人们更好地运用每个虚词。

1. 区分同义虚词的不同语境

(45)惟:本训凡思也,言举其大凡而思之也,故为语起词,“惟天下阴陟下民之类是已。用为但然之词者,言大凡而思,谨此然也。与唯’通用。……乃事之固然,但此而无疑,则用“唯”;审思而见其仅此,则用“惟”。自微有别,临文者不可不知。(卷一,一四一)

(46)云:本古“雲”字,象云气出岫回旋之形。借为所言之词者,以雲为山川之气所自吐,而辞气之出有序者似之。“云”与“曰”虽可互用,而“曰”者直述其言也,“云”有咏叹抽绎其言之意,或约略所言之要,不尽如其所言之词也。(卷一,九九)

从上述二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唯、惟”及“云、曰”这两组同义词不同的语用环境。

2. 区分同义虚词在实际运用中的声气特征

在中国传统词法学看来,语气是虚字(词)的精神所在,而语法意义则是语气的派生物,所谓“句中所用虚字,皆以托精神而传语气者。……得其气之轻重缓急于毫厘之间,而后其说之也详,知之也密,而于其用之也,亦随所施而得其当。”“夫虚字诚无义矣,独不有气之可言乎?吾谓气即其义耳。”^[10]

王夫之在阐释虚词时,强调分析该词的声气特点,并与其他虚词进行比较,体现出他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把握。具有代表性的有“毋、勿、弗”;“是、此”;“乃、但、而”;“胡”、“何”;“也、矣”。

(47)勿:……毋、勿、弗,义相近而有分;毋者,女有姦而止之,急词也,严词也;勿,有功有止,止其不从令,而劝其从令,词稍平;弗者,拂意,本所不安,因而止之,词益缓。(卷三,三六一)

(48)是:……“是”之辞缓,“此”之辞急;“是”之辞婉,“此”之辞倨,临文自酌之。(卷二,一六四)

(49)乃:本训云:“曳词之难也。”其为语助之用不一:前已云然,而又有别说,难以一端执也曰“乃”,其字较“但”为轻,较“而”为重,有审思而疑之意……(卷二,二三六)

(50)胡:本训牛顚垂也,谓牛项下垂皮朶朶也。……又借为“何也”者,胡、何音相近,而胡声浊,有惊愕不然之意。(卷三,三四三)

3. 区分同一虚词的不同声气特征

(51)矣,为语助词,与“知”意近;从矢,疾急之意。矣者,已然之词,抚今方言之称“了”,急词也。从已,有已止之意,止此而无所待,无所余矣。借用为叹美之词,如“皇矣”、“美矣”之类;或为叹愧之词,如“死矣盆成括”之类,决其已然也。既言“已”又言“矣”如“而已矣”,决之又决,深信其止之也。言“也”又言“矣”,云“也矣”者,绎思而其然也。言“矣”又言“乎”,云“矣乎”者,决其然而味叹其能然也。(卷二,一六八)

虚词“矣”作为助词用,语气较急;而借用为叹词时,可“叹美”、“叹愧”;“而已矣”连用,表示坚信不疑的语气;“也矣”思虑味足;“矣乎”连用,语气坚决兼有回味。

无独有偶,王夫之的这些观点在袁仁林的《虚字说》再次得到映证。他说:“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自有本字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有虚字托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故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虚字说》的主旨就是要从口吻声情方面来论述虚词的^[1]。而《虚字说》中“毋、勿”的分析,与《说文广义》简直如出一辙。

“毋”、“勿”二字,着力禁止,“不”“弗”二字,随字轻重。“毋”之气严肃,“勿”之气决绝,“不”之气收缩,“弗”之气轻缓^{[11]119}

三 结 语

《说文广义》是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虽不是研究虚词的专著,但其中虚词阐释的许多观点和见解、阐释方法与段玉裁、袁仁林、刘淇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学者关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说文广义》的湮没无闻,王夫之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至今未能占据一席之地,不能不说有失公允。如何客观评价王夫之在虚词研究上的成绩和不足,还有待学者深入探讨。

注:文章所有语例皆引自(明)王夫之著《船山全书》第九册《说文广义》,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岳麓书社出版,1989年7月第1版。

参考文献:

- [1] 郭锡良. 古汉语虚词研究评议[J]. 语言科学, 2003(1): 87-97.
- [2] 吴礼权. 《语助》与汉语虚词研究[J]. 平原大学学报, 1996(4): 64-68.
- [3] 李 丽. 论《虚字说》对虚词的研究[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64-67.
- [4] 郭灵云. 古汉语虚词研究史[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3.
- [5] 廖以厚, 黄建荣. 清代《说文》的开山之作——王夫之《说文广义》述评[J]. 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343-348.
- [6] 刘亚辉. 《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 42-46.
- [7] 彭巧燕. 《说文广义》与《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比较研究[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92-94.
- [8] 梅 季. 《说文广义》试评[J]. 船山学报, 1984(2): 102-108.
- [9] 田俊杰. 浅议词的虚实——代词是实词还是虚词[J]. 语文学刊, 2010(10): 15-16.
- [10] 申小龙. 中国传统词法研究的虚字阐释形态[J]. 求是学刊, 1992(1): 83-87.
- [11] (清)袁仁林. 虚字说[M]. 解惠全,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责任校对 龙四清)